

文壇二王的傳奇故事

王成聖與王鐘璘

● 汪寅先（自由作家，前台大、師大教授）

浩劫重生酸甜苦辣

李白的詩中有「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的名句傳誦千古。這兩句詩之所以引發無數讀者的共鳴，就是在短短十四個字裡，道盡了自古以來文人惺惺相惜的情懷。從另一角度觀之，這正是足以說明文人內心世界的寂寞，中外古今皆然，放眼四望，舉世滔滔，嘆天地之大，慨知音之難覓。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說：天才就是打火石，當天才與天才相遇，猶如打火石互相擊撞，濺迸出智慧的火花，並寫下了永垂不朽的經典之作。

歷史上就有無數這樣的例子，盛唐是我國詩歌最輝煌燦爛的時代，杜甫與李白就是當時相互輝映，兩顆最明亮的巨星，詩聖與詩仙如果當初缺少一人，他們的創作靈感，就不會如此多采多姿。在西方，蕭邦與布拉姆斯的相遇，可以說是典型的天才絕配，猶如火柴磨擦發出光與熱，在近代樂壇上留下無數經典之作，為後人帶來珍貴的禮物。

我國抗戰期間，青年學子們飽經大時代的洗禮，目睹歷史悲劇的上演，感受社會巨變的衝擊，化成靈感的泉源，推動創作的力量，豪情壯志，氣吞河岳，下筆千言，以文會友，傳為佳話的掌故軼事難以勝計，現且敘述其中一段的經過：

一九四四年正值對日抗戰最艱苦的黑暗時期，也是我國近代文學創作最豐收的年代。在戰時陪都重慶沙坪壩青年館，經常聚集無數全國知名的優秀作家，堪稱那個時代的代言人，他們互吐心聲，交換寫作的心得。

在偶然的一次聚會裡，兩位當時頗負盛名的年輕作家王成聖與王鐘璘碰面，從此結下不解的文字之緣。王成聖當時正好榮

獲中國邊疆學會徵文比賽的第一名（雲南大學某君得第二名），重慶世界日報刊出該項新聞報導，受到與會各校代表的注目，當然也引起了有才子詩人之稱王鐘璘的嚮往。

王鐘璘是國立中央大學社會系畢業的高材生，他酷愛古典文學，有不少詩文創作流傳校園，受到眾人刮目相看。當時白話文運動正在各大學熱烈展開，從事古典文學創作的可說鳳毛麟角，少之又少。而王成聖當時也醉心古典文學，兩人交談之下，甚為投契，從此成為好友。王成聖與王鐘璘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沙坪壩青年館相識迄一九九八年，六十年間身處四川與台灣兩地，兩個世界各自經歷十磨九難，嘗盡人生酸甜苦辣的滋味，各自發生了許多感人的故事。

話說有一次，二王相聚，縱論文壇，對當時的創作提出個人的觀點，從比較文學的批判角度，作客觀公正的評價。那時知識青年從軍的運動正如火如荼的熱烈展開，而從軍的詩作也像排山倒海般大行其道，二王相約把他們心目中認為最佳的作品各自寫在手心上，看一看究竟兩人的標準有否差別？

沒有想到當他們翻開掌心一看時，所抄錄的詩句竟是完全一樣的，創作這兩首詩的作者是當時一位執教中大中文系的汪辟疆教授，其原詩如下：

送友從軍

一「日日從軍勢欲狂，無人不道送行忙，遙知富士山前月，待照中華兒女行。」

二「聞君已恨從軍遲，欲把櫻花踏作泥，我亦有懷征萬里，送君先過石門西。」

當時詩壇上分為兩派，一是古典詩，一是白話詩，彼此排斥甚烈，古典文學派認為白話詩是不成熟的作品，現代文學派則認為古典詩缺乏創造的生命力。二王認為詩作的藝術水準，應是真善美而不在新體與舊體之分，他們的主張受到很多作家的支持。

笳響邊城壯哉遠遊

一九四五年夏，王成聖回到西昌，在西昌行轅專家聚餐會上及靖邊司令部幹部講習班演講「川康滇邊區經濟建設開發之我見」專題時，受到各界熱烈的歡迎，曾拜訪各單位負責人談論西康寧屬夷務問題，事後離開西昌之前曾在西昌寧遠日報發表「將去南京留別寧屬友好諸公（西康寧屬特區共轄八縣一設治局）」七言詩四首：

（一）「頻年負笈羈巴山，彌念鄉關勒馬還，

正值武侯渡瀘日，敢云奮志問烏蠻。」

(二)「塞笳依舊響邊城，夷患千年迄未平，

未必靖邊無善策，化行蠻貊仗忠誠。」

(三)「漫天烽燧動人愁，重整戎裝萬里遊，

未必書生無遠略，當年投筆有班侯。」

(四)「驟唱驅歌正末秋，親朋父老俱殷留，

此行一事深希冀，首教時頌壯遠遊。」

由於這幾首詩不但文字對仗工整，聲韻鏗鏘有力，而且隱喻幾位英雄人物與歷史典故，顯示出作者學識的淵博與深厚的功力，更難得的是那股豪氣干雲的慷慨氣度，表現出愛國憂時的情懷，曾傳誦一時。王鐘璘本是詩作的高手，當他在報上讀到王成聖的作品後，大為讚賞，頗有深得我心之感。

所謂英雄識英雄，當下王鐘璘立即飛函至西昌，約王成聖自西昌飛重慶，轉往南京工讀時，務必在重慶停留暢敘，並約定時間、地點會面話別。經過書信往返，約定在重慶林森路商務日報文化服務部趙經理有濤先生處餐敘話別。

王成聖曾口吟惜別詩一首贈別王鐘璘：

從來才德兩難兼，

同學唯君堪稱全。

切磋豈料相聚短，

今朝一別更誰賢。

這次見面交談時間雖然不長，但談論不少中國文學上的問題，以及兩人日後創作的方向，結論是多讀古典文學，以真、善、美為標準，疏而不漏，廣向國人宣介。二王從相知相惜到結為寫作上相互切磋的知音，真是人生的奇遇。王鐘璘曾將王成聖的詩作抄錄一份，往謁中大校長吳有訓，並極力推崇王成聖的才識，同時請吳校長相機提拔王同學，吳有訓的先人曾遊宦雲南，吳有訓對川康滇邊區青年深為關愛，允向教育部長朱家驊推介王同學。

良法美意未受重視

二王相會話別之後，王成聖赴南京任康藏通訊總社駐京特派員，並進入中央大學法學院三年級研讀考古人類學（當時叫做邊政系），同時又參加西康旅京人士請願團，聯絡新聞文化界人士，為祖國團結革新的大業奔走，事務忙碌，王鐘璘留在四川

從事教學工作，兩人見面機會日減，但書信往來從未間斷。

在此期間，王成聖曾向政府提出一篇「川康滇邊區經濟開發之我見」的報告，他在這篇報告中，對邊區社會問題與背景作了專精深入的分析，更代表廣大少數民族們的心聲，深得當時中大校長吳有訓的讚賞。吳有訓校長的主任秘書兼中大附中校長彭百川教授對王成聖尤為尊重，王在南京競選行憲國代時彭百川也競選，他對王多所支持合作，不久王成聖當選行憲第一屆國大代表，積極參與行憲工程，惜行憲不久國共內戰擴大，京滬變色，王成聖自南京返回西昌主持川康滇邊區邊務工作，事務繁忙，國難當頭，無暇處理維繫私人情誼，王成聖在西昌所有建議得不到政府當局的重視，宵小奸佞之徒把持國家大政，王成聖親身體驗感受到中央與地方政治同樣腐敗，不可能有所作為。華中、西南內戰，國軍情勢逆轉，兵敗如山倒，王成聖在西昌易守前寫有感懷詩：

「大陸易權日，

瓊崖歷險時，

烽煙驚客夢，

草木動哀思，

獨善寧甘老？

同流豈自卑？！

家人悲分散，

我筆猶能持。」

王成聖於不盡悲憤之中，猶有不服、不認輸的鬥志，感懷詩曾傳誦一時。服務於川康公路局西昌總段辦事處的某君曾自告奮勇，必將此詩傳送四川江津王鐘璘之手。王成聖在詩文之後附言：宏揚並復興中華文化，弟不敢不勉，兄其勉之。

王成聖自西昌經雲南、廣西，飛經雷州半島時，坐機空軍二五五中隊二九六號螺旋槳飛機被中共高射炮擊中，彈穿機身，幸未爆炸，驚險萬狀，幸經駕駛緊急處置，飛過瓊州海峽，安全降落海口機場。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駐海南辦事處聯絡官王化興（後改名王洽南）將軍代表辦事處主任程開椿在機場照拂，將王成聖迎往辦事處住宿多日，經空軍總部特准先行來台，再補辦入境手續。王成聖抵達台灣後，從事文教工作，創辦中外雜誌，銷行全世界，享譽海內外。

中外雜誌為我國最具權威之綜合性大型月刊，執筆人皆為著名之學者專家。暢銷全球壹佰壹拾多個國家及地區以及台澎金馬大小鄉鎮每一角落，國內外各大學研究所、各級學校，均長期訂閱，為陳列出借最主要的華文期刊，尤為全球華僑、留學生

爭相訂購輪流傳閱，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每期刊登第一流作家的精心作品和珍貴圖片經常為聯合日報航空版、世界日報、中央日報航空版、自立晚報等轉載引用。

王鐘璘則身陷大陸，文革期間，被打成右派，是紅衛兵鬥爭的對象，下放勞改，受盡最大的折磨。

文革浩劫之後王鐘璘劫後重生，仍繼續從事寫作及教育工作，他的文學造詣仍受到社會的重視與肯定，一九八九年他參加成都望江樓建成一百周年紀念徵聯榮獲首獎，公認是中國大陸對聯創作的頂尖高手，終成為大文學家。王成聖在台灣創辦的《中外雜誌》及附屬刊物暢銷全球，二王的遭遇正是中國近代史上無數國人的共同命運。

王鐘璘留下許多作品，被尊為藝術瑰寶，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創作，中國大陸為了紀念這一代傑出學人王鐘璘的貢獻，特別組成一個編纂委員會，把他生前的作品編印成冊，當作教材，廣為流傳，現謹摘錄若干代表作，供讀者們鑑賞：

四川廣元覺苑寺：「群龍抱柱，諸佛傳經。」

遼寧星海灣：「星高天陳渺，海闊浪峰低。」

峨眉山佛見岩：「身立高岩上，影投明鏡中。」

大肚羅漢：「大肚難容邪惡，慈顏只對善良。」

狂風暴雨肆虐：「狂風肆虐狂掀瓦，暴雨裝瘋暴打牆。」

武昌黃鶴樓：「高手題詩何須早，山民觀鶴苦來遲。」

母校中央大學八十周年校慶：「中央典範長垂，八秩雄風馳教苑。大學聲名遠播，四年化雨潤心田。」

七十二歲生日上下聯各作七十二字長聯題示兒孫：

「顧影費吟哦，風風雨雨，總算煎熬過！誠可笑，骨未換，胎未脫，棱角未消磨，直慙冥頑，依然故我！錯中錯，歲月枉蹉跎，辛酸滿腹憑誰說？治亂非關我，興亡沒奈何！餓了吃，渴了喝，睏了和衣臥；立身求長進，子子孫孫，務須認識清！不能忘，書要通，理要明，語言要審慎，勤勞節儉，效法賢人。真理真，精神常振奮，責任壓肩夠你拼，當災好救人，惹禍休逃命！貧母移，富母淫，威母屈膝行。」

另一自挽聯為王鐘璘逝世前為自己寫的挽聯：

「傲骨幾根遺子女，清風兩袖見爹娘。」

王鐘璘於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四日逝世，享年七十八歲，消息傳來，令人不勝唏噓。王成聖十年前自公職退休後，仍繼續從事文教工作，現仍健在。